

石林詩話



812/
1
2151

石
林
詩
話

葉夢得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石林詩話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ISBN7-101-00894-1/K·367

叢書集成初編所
選百川學海津逮
祕書皆收有此書
百川宋本故據以
排印

石林詩話卷上

趙清獻公以清德伏一世。平生蓄雷氏琴一張。鶴與白龜各一。所向與之俱。始除帥成都。蜀風素侈。公單馬就道。以琴鶴龜自隨。蜀人安其政。治聲藉甚。元豐間。既罷政事。守越。復自越再移蜀。時公將老矣。過泗州。渡淮。前已放鶴。至是復以龜投淮中。既入見。先帝問。聞卿前以匹馬入蜀。所携獨琴鶴。廉者固如是乎。公頓首謝。故其詩有言。馬尋舊路如歸去。龜放長淮不再來者。自紀其實也。

劉貢父。天資滑稽。不能自禁。遇可諧譚。雖公卿不避。與王荆公素厚。荆公後當國。亦屢譴之。雖每爲絕倒。然意終不能平也。元豐末。爲京東轉運使。貶衡州監酒。雖坐他累。議者或謂嘗以時相姓名爲戲惡之也。元祐初。起知襄州。淳于髡墓在境內。嘗以詩題云。微言動相國。大笑絕冠纓。流輟有餘智。滑稽全姓名。師儒空稷下。衡蓋盡南荆。贅垢不爲辱。旅墳知客卿。又有續謝師厚善謔詩云。善謔知君意。何傷衛武公。蓋記前事。且以自解云。

晏元獻公留守南郡。王君玉時已爲館閣校勘。公特請於朝。以爲府簽判。朝廷不得已。使帶館職從公。外官帶館職。自君玉始。賓主相得。日以賦詩飲酒爲樂。佳時勝日。未嘗輒廢也。嘗遇中秋陰晦。齋廚風爲備。公適無命。既至夜。君玉密使人伺公。曰。已寢矣。君玉亟爲詩以入。曰。只在浮雲最深處。試憑絃管一吹開。公枕上得詩大喜。卽索衣起。徑召客。治具。大合樂。至夜分。果月出。遂樂飲達旦。前輩風流固不凡。然幕府

有佳客。風月亦自如人意也。

歐陽文忠公記梅聖俞河豚詩。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謂河豚出於暮春。食柳絮而肥。殆不然。今浙人食河豚。始於上元前。常州江陰最先得。方出時。一尾至直千錢。然不多得。非富人大家。預以金噉漁人。未易致。二月後。日益多。一尾纔百錢耳。柳絮時。人已不食。謂之斑子。或言其腹中生虫。故惡之。而江西人始得食。蓋河豚出於海。初與潮俱上。至春深。其類稍流入于江。公吉州人。故所知者。江西事也。

姑蘇州學之南。積水瀾數頃。傍有小山。高下曲折相望。蓋錢氏時廣陵王所作。既積土山。因其地瀦水。今瑞光寺卽其宅。而此其別圃也。慶曆間。蘇子美謫廢。以四十千得之爲居。旁水作亭曰滄浪。歐陽文忠公詩所謂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祇賣四萬錢者也。子美既死。其後不能保。遂屢易主。今爲章僕射子厚家。所有廣其故址爲大閣。又爲堂山上。亭北跨水。復有山名洞山。章氏併得之。旣除地。發其下。皆歎空大石。又得千餘株。亦廣陵時所藏。益以增累其隙。兩山相對。遂爲一時雄觀。土地蓋有所歸也。

王荆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如含風鳴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裊裊垂。讀之初不覺有對偶。至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但見舒閑容與之態耳。而字字細攷之。若經懸括權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嘗與葉致遠諸人。和頭字韻詩。往返數四。其末篇有云。名譽子真於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以谷口對壺頭。其精切如此。後數月。復取本迫

改云。豈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今集中兩本並存。

蔡天啓云。荆公每稱老杜鈎籠宿弊起。九藥流罍罍之句。以爲用意高妙。五字之模楷。他日公作詩。得青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自謂不減杜語。以爲得意。然不能舉全篇。余嘗頃以語薛肇明。肇明後被旨編公集。求之終莫得。或云公但得此一聯。未嘗成章也。

禪宗論雲間有三種語。其一爲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爲截斷衆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爲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爲序。予嘗戲謂學子言。老杜詩亦有此三種語。但先後不同。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爲函蓋乾坤句。以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爲隨波逐浪句。以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爲截斷衆流句。若有解此。當與渠同參。歐陽文忠公詩。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爲主。故其言多平易疏暢。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不倫。亦不復問。而學之者。往往遂失於快直。傾困倒廩。無復餘地。然公詩好處。豈專在此。如崇徽公主手痕詩。玉顏自昔爲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此自是兩段大議論。而抑揚曲折。發見於七字之中。婉麗雄勝。字字不失相對。雖崑體之工者。亦未易比。言意所會。要當如是。乃爲至到。

許昌西湖。與子城密相附。緣城而下。可策杖往來。不涉城市。云是曲環。作鎮時。取土築城。因以其地導潁水。瀝之畧廣百餘畝。中爲橫堤。初但有其東之半耳。其西廣於東增倍。而水不甚深。宋苕公爲守時。因起黃河春夫浚治之。始與西相通。則其詩所謂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者也。其後韓持國作大

亭水中取其詩名之曰展江。然水面雖闊，西邊終易壅塞。數十年來，公廚規利者，遂涸以爲田。歲入纔得三百斛，以佐釀酒，而水無幾矣。予爲守時，復以還舊，稍益開浚，渺然真有江湖之趣。公詩更有一篇，中云：向晚舊灘都沒月，過寒新水便生煙。尤風流有味，而世不傳，往往但記前聯耳。

賈文元曲水園，在許昌城北，有大竹三十餘畝，潁河貫其中，以入西湖，最爲佳處。初爲本州民所有，文潞公爲守，買得之。潞公自許移鎮北門，而文元爲代。一日挈家往游，題詩壁間云：畫船載酒及芳辰，丞相園林潁水濱。虎節麟符拋不得，却將清景付閑人。遂走使持詩寄北門，潞公得之，大喜，卽以地券歸賈氏。文元亦不辭而受。然文元居京師，後亦不復再至，園今荒廢，竹亦殘毀過半矣。

杜正獻公自少清羸，若不勝衣，年過四十，鬚髮卽盡白。雖立朝孤峻，凜然不可屈，而不爲奇節危行，雍容持守，不以有所不爲爲賢，而以其所爲爲幸。歐陽文忠公素出其門，公謝事居宋，文忠適來爲守，相與歡甚，公不甚飲酒，惟賦詩唱酬，是時年已八十，然憂國之意，猶慷慨不已。每見於色，歐公嘗和公詩，有云：貌先年老因憂國，事與心違始乞身。公得之大喜，常自諷誦。當時以謂不惟曲盡公志，雖其形兒亦在模寫中也。

元豐初，虜人來議地界，韓丞相玉汝自樞密院都承旨出分畫。玉汝有愛妾劉氏，將行，劇飲通夕，且作樂府詞，留別翌日。神宗已密知，忽中批步軍司遣兵爲般家追送之。玉汝初莫測所因，久之方知其自樂府發也。蓋上以恩禮待下，雖閨門之私，亦恤之如此。故中外士大夫無不樂盡其力。劉貢父、玉汝姻黨，卽作

小詩寄之以戲云。粟姚不復顧家爲。誰謂東山久不歸。卷耳幸容携婉孌。皇華何啻有光輝。玉汝之詞。由此亦遂盛傳於天下。

神宗皇帝天性儉約。奉慈壽宮尤盡孝道。慈聖太后嘗以乘輿服物未備。因同天節。作珠子鞍轡爲壽。神宗一御於禁中。後藏去不復用。一日與兩宮幸後苑賞花。慈聖輦至。神宗卽降步。親扶慈聖出輦。屢却不從。聞者太息。慈聖上仙。李奉世時爲侍郎。進挽詩有云。珠轡昔御恩猶在。玉輦親扶事已非。蓋記此二事。神宗覽之泣下。

蔡天啓云。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言警句。文潛舉退之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子厚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皆爲集中第一。

司馬溫公熙寧間自長安得請留臺歸。始至洛中。嘗以詩言懷云。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惟清白。不負朋君有樸忠。早避喧煩真得策。未逢危辱早收功。太平觸處農桑滿。贏取閭閻鶴髮翁。出處大節世固不容復議。是時雖以論不合去。而神宗眷禮之意愈厚。然猶以避煩畏辱爲言。况其下者乎。元祐初起相。至是十七年矣。度公之意。初蓋未嘗以自期也。

外祖晁君誠善詩。蘇子瞻爲集序。所謂溫厚靜深。如其爲人者也。黃魯直常誦其小雨愔愔人不寐。臥聽羸馬齧殘蔬。愛賞不已。他日得句云。馬齧枯其喧午夢。誤驚風雨浪翻江。自以爲工。以語舅氏無咎曰。吾詩實發於乃翁前聯。余始聞舅氏言此。不解風雨翻江之意。一日憇於逆旅。聞榜舍有澎湃鞺鞳之聲。如

風浪之歷船者起視之。乃馬食於槽。水與草齟齬於槽間。而爲此聲。方悟魯直之好奇。然此亦非可以意索。適相遇而得之也。

元豐間。蘇子瞻繫大理獄。神宗本無意深罪子瞻。時相進呈。忽言蘇軾於陛下有不臣意。神宗改容曰。軾固有罪。然於朕不應至是。卿何以知之。時和因舉軾槍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熱龍知之句。對曰。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爲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槍。何預朕事。時相語塞。章子厚亦從旁解之。遂薄其罪。子厚嘗以語余。且以醜言詆時相曰。人之害物。無所忌憚。有如是也。

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與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此兩聯雖見唐人小說中。其實佳句也。鄭谷詩。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意蓋與此同。然論其格力。適堪揭酒家壁。與市人書扇耳。天下事每患自以爲工處。着力太過。何但詩也。

蜀人石翼。黃魯直黔中時。從游最久。嘗言見魯直自黔詩一聯云。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卽江山。以爲晚年最得意。每舉以教人。而終不能成篇。蓋不欲以常語雜之。然魯直自有山園燕坐圖畫出。水作夜窻風雨來之句。余以爲氣格常勝前聯也。

時下雙字極難。須使七言五言之間。除去五字三字外。精神興致全見於兩言。方爲工妙。唐人記水田飛白鷺。夏木嘯黃鸝。爲李嘉祐詩。王摩詰竊取之。非也。此兩句好處。正好添漠漠陰陰四字。此乃摩詰爲嘉

祐點化。以自見其妙。如李光弼將郭子儀軍。一號令之。精彩數倍。不然。如嘉祐本句。但是詠景耳。人皆可到。要之當令如老杜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袞袞來。與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等。乃爲超絕。近世王荊公新秋浦淑綿綿靜。薄晚園林往往青。與蘇子瞻浥浥爐香初泛夜。離離花影欲搖春。皆可以追配前作也。

詩終篇有操縱。不可拘用一律。蘇子瞻林行婆家初閉戶。翟夫子舍尙留關。始讀殆未測其意。蓋下有娟娟缺月。昏昏後。嫋嫋新居。紫翠間。繫懣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鋒山。四句。則入頭不怕放行。寧傷於拙也。然繫懣羅帶。割愁劍鋒之語。大是險譚。亦何可屢打。

長篇最難。晉魏以前。詩無過十韻者。蓋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序事傾蓋爲工。至老杜述懷北征諸篇。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此固古今絕唱。然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之。不敢譚。此乃揣摩聽聲耳。其病蓋傷於多也。如李昌。蘇源明詩中。極多累句。余嘗痛刊去。僅各取其半。方爲盡善。然此語不可爲不知者言也。

江干初雪圖真蹟。藏李邦直家。唐蟬本。世傳爲摩詰所作。末有元豐間王禹玉。蔡持正。韓玉汝。章子厚。王和甫。張邃明。安厚卿七人題詩。建中靖國元年。韓師朴相。邦直厚卿同在二府。時前七人者。所存唯厚卿而已。持正貶死嶺外。禹玉追貶。子厚方貶。玉汝和甫。邃明則死久矣。故師朴繼題其後。曰。諸公當日聚巖廊。半謫南荒半已亡。惟有紫樞黃閣老。再開圖畫看瀟湘。是時邦直在門下。厚卿在西府。紫樞黃閣。謂二

人也。厚卿復題云：曾游滄海因驚濤，晚涉風波路更難。從此江湖無限興，不如祇向畫圖看。而邦直亦自題云：此身何補一毫芒，三辱清時政事堂。病骨未爲山下士，尙尋遺墨話存亡。余家有此模本，併錄諸公詩續之。每出慨然。自元豐至建中靖國，幾三十年，諸公之名宦亦已至矣。然始皆有願爲圖中之游，而不暇得。故禹玉云：何日扁舟載風雪，却將蓑笠伴漁人。玉汝云：君恩未報身何有，且寄扁舟夢想中。其後廢謫流竄，有雖死不得免者。而江湖間此景無處不有，皆不得一償。厚卿至爲危辭，蓋有激而云。豈此景無不可得，亦自不能踐其言耳。

韓持國雖剛果特立，風節凜然，而情致風流，絕出流輩。許昌崔象之侍郎舊第，今爲杜君章家所有。廳後小亭僅丈餘，舊有海棠兩株，持國每花開時，輒載酒日飲其下，竟謝而去。歲以爲常。至今故老猶能言之。余嘗於小亭柱間得公二絕句，其一云：濯錦江頭千萬枝，當年未解惜芳菲。而今得向君家見，不怕春寒雨濕衣。尙可想見當時氣味。韓忠憲公嘗帥蜀，持國兄弟皆侍行，尙少。故前兩句云爾。其二云：長條無風亦自動，柔艷着雨更相宜。漫其後句，曾存之家池中島上，亦有海棠十許株，余爲守時，歲亦與王幼安諸人席地屢飲，然此公勝處，不能繼也。

詩之用事，不可牽強，必至於不得不，而後用之，則事辭爲一。莫見其安排調湊之迹。蘇子瞻嘗爲人作挽詩云：豈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己辰年。此乃天生作對，不假人力。溫庭筠詩亦有用甲子相對者。云：風卷蓬根屯戊己，月移松影守庚申。兩語本不相類，其題云：與道士守庚申時，聞西方有警，事解后適然。

固不可知。然以其用意附會觀之。疑若得此對而就爲之題者。此蔽於用事之弊也。前輩詩材。亦或預爲儲蓄。然非所常用。未嘗強出。余嘗從趙德麟假陶淵明集本。蓋子瞻所閱者。時有改定字。末手題兩聯云。人言盧杞是姦邪。我覺魏公眞嫵媚。又槐花黃。舉子忙。促織鳴。懶婦驚。不知偶書之耶。或將以爲用也。然子瞻詩。後不見此語。則固無意於必用矣。王荆公作韓魏公挽辭云。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頽今見哲人萎。或言亦是平時所得。魏公之薨。是歲適雨水冰。前一歲華山崩。偶有二事。故不覺爾。

世言社日飲酒。治醵。不知其何據。五代李濤有春社從李昉求酒詩云。社公今日沒心情。爲乞治醵酒一瓶。惱亂玉堂將欲偏。依稀巡到第三廳。昉時爲翰林學士。有月給內庫酒。故濤從乞之。則其傳亦已久矣。社公濤小字也。唐人在慶侍下。雖官高年。皆稱小字。濤性疎達不羈。善諧謔。與朝士言。亦多以社翁自名。聞者無不以爲笑。然亮直敢言。後官亦至宰相。

韓退之雙鳥詩。殆不可曉。頃嘗以問蘇丞相子容云。意似是指佛老二學。以其終篇本末考之。亦或然也。杜子美病柏。病橘。枯櫟。枯楠四詩。皆與當時事。病柏當爲明皇作。與杜鵑行同意。柏櫟比民之殘困。則其篇中自言矣。枯楠云。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當爲房次律之徒作。惟病橘始言惜哉結實小。酸澁如棠梨。末以比荔枝勞民。疑若指近倖之不得志者。自漢魏以來。詩人用意深遠。不失古風。惟此公爲然。不但語言之工也。

劉賁父以司空圖詩中咄咄二字。辯晉書所載石崇豆粥咄咄而辦爲誤。以咄爲嗟。非也。孫楚詩自有三

命皆有極。咄嗟不可保之語。此亦豈是以嗒爲嗟。古今語言。固有各於一時。本不與後世相通者。咄嗟皆聲也。自晉以前。未見有言咄。殷浩所謂咄咄逼人。蓋拒物之聲。嗟乃嘆聲。咄嗟猶言呼吸。疑是晉人一時語。故孫楚亦云爾。

頃見晁無咎舉魯直詩。人家園橘柚。秋色老梧桐。張文潛斜日兩竿眠。懷晚春波一眼去。鳧寒皆自以爲莫能及。

王荊公詩有老景春可惜。無花可留得。莫嫌柳渾青。終恨李太白之句。以古人姓名藏句中。蓋以文爲戲。或者謂前無此體。自公始見之。余讀權德輿集。其一篇云。藩宣秉戎寄。衡石崇位勢。年紀信不留。弛張良自媿。樵蘇則爲慼。瓜李斯可畏。不顧榮官尊。每陳農畝利。家林類巖巖。負郭躬斂積。忌滿寵生嫌。養蒙恬勝智。疎鍾皓月曉。晚景丹霞異。澗谷永不綏。山梁冀無累。頗符生肇學。得展禽尙志。從此直不疑。支離疎世事。則德輿已嘗爲此體。乃知古今文章之變。殆無遺蘊。德輿在唐。不以詩名。然詞亦雅暢。此篇雖主意在立別體。然亦自不失爲佳製也。

石林詩話卷中

楊大年劉子儀皆喜唐彥謙詩以其用事精巧對偶親切黃魯直詩體雖不類然亦不以楊劉爲過如彥謙題漢高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雖是着題然語皆歇後一抔事無兩出或可畧土字如三尺律三尺喙皆可何獨劍乎耳聞明主眼見愚民尤不成語余數見交游道魯直意殊不可解蘇子瞻詩有買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亦與此同病六鈞可去弓字三尺不可去劍字此理甚易知也

蘇子瞻嘗兩用孔雉圭鳴蛙事如水底笙簧蛙兩部山中奴婢橘千頭雖以笙簧易鼓吹不礙其意同至已遣亂蛙成兩部更邀明月作三人則成兩部不知爲何物亦是歇後故用事事與出處語小異而意同不可盡牽出處語而意不顯也

學者多譏子瞻木杪見龜趺以爲語病謂龜趺不當出木杪殊未之思此題程筠光墓歸真亭也東南多葬山上碑亭往往在半山間未必皆平地則下視之龜趺出木杪何足怪哉

李廌陽翟人少以文字見蘇子瞻子瞻喜之元祐初知舉廌適就試意在必得廌以觀多士及致章援程文大喜以爲廌無疑遂以爲魁既拆號悵然出院以詩送廌歸其曰平時謾識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蓋道其本意廌自是學亦不進家貧不甚自愛嘗以責貴子瞻不薦已子瞻後稍薄之竟不第而死

劉季孫平之子。能作七字家藏書數千卷。善用事。送孔宗翰知揚州詩有云。詩書魯國真男子。歌吹揚州作貴人。多稱其精。當爲杭州鈴轄。子瞻作守。深知之。後嘗以詩寄子瞻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曾插菊花無。子瞻大喜。在潁州和季孫詩。所謂一篇向人寫肝肺。四海知我霜鬢須。蓋記此也。

文同字與可。蜀人。與蘇子瞻厚。爲人靖深。超然不撓世故。善畫墨竹。作詩騷亦過人。熙寧初。時論旣不一。士大夫好惡紛然。同在館閣。未嘗有所向背。時子瞻數上書論天下事。退而與賓客言。亦多以時事爲譏誚。同極以爲不然。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聽也。出爲杭州通判。同送行詩有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之句。及黃州之謫。正坐杭州詩語。人以爲知言。

楊文公在翰林。以譏作狂去職。然聖眷之不衰。開疾愈。卽起爲郡。未幾復以判祕監召。旣到闕。以詩賜之。曰。瑣闥往年司制誥。共嘉藻思類相如。蓬山今日詮墳史。還仰多聞過仲舒。報政列城歸覲後。疏恩高閣拜恩初。諸生濟濟彌瞻望。鉛槧諮詢辯魯魚。祖宗愛惜人材。保全忠賢之意如此。文公後卒與寇萊公力排宮闈。協定大策。功雖不終。其盡力於國者。亦可以無愧也。

古詩有離合體。近人多不解。此體始於孔北海。余讀類文。得北海四言一篇云。漁父屈節。水潛匿方。與時進止。出寺弛張。呂公飢釣。闔口涓旁。九域有聖。無士不王。好是正直。女固子臧。海外有截。隼逝鷹揚。六關不奮。羽儀未彰。龍蛇之蟄。比他可忘。玫瑰隱耀。美玉韜光。無名無譽。放言深藏。按轡安行。誰謂路長。此篇離合魯國孔融文舉六字。徐而考之。詩二十四句。每章四句。離合一字。如首章云。漁父屈節。水潛匿方。與

時進止。出寺隨張。第一句漁字。第二句水字。漁犯水字而去水。則存者爲魚字。第三句有時字。第四句有寺字。時犯寺字而去寺。則存者爲日字。離魚與日而合之。則爲魯字。下四章類此。殆古人好奇之過。欲以文字示其巧也。

劉丞相莘老殿試時。蘇丞相子容爲詳定官。子容後尹南京。莘老復僉判在幕中。相與歡甚。元祐初。莘老自中司入爲左丞。子容猶爲翰林學士承旨。及莘老還黃門。子容始爲左丞。莘老宿東省。嘗以詩寄子容云。膺門早歲預登龍。僉幕中間託下風。敢謂彈冠煩貢禹。每思移疾避胡公。蓋記前事。而子容答之。有末路自驚黃髮老。平時曾識黑頭公之句。當時以爲盛事。又三年。莘老既相而罷。子容始踐其位云。

王荆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爲涵蓄。如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又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平治險穢非無力。潤澤焦枯是有材之類。皆直道其胸中事。後爲羣牧判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乃知文字雖工拙有定限。然亦必視初壯。雖此公方其未至時。亦不能力強而遽至也。

高荷。荆南人。學杜子美作五言。頗得句法。黃魯直自戎州歸。荷以五十韻見。魯直極愛賞之。嘗和其言。有云。張侯海內長句。晁子廟中雅歌。高郎少加筆力。我知三傑同科。張謂文潛。晁謂無咎也。無咎聞之。頗不平。荷晚爲童貫客。得蘭州通判。以死。旣不爲時論所與。其詩亦不復傳云。

杜牧詩。清時有味是無能。閑愛孤雲靜愛僧。擬把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此蓋不滿於當時。故末